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七 八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二百九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七

品行部一

德行

不仁祖交慶也管子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管子孝弟者｜之｜也忠信者｜之｜也聰明當物管子｜｜生之德也注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以德予人管子臣聞之｜｜｜｜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

大仁管子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

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丨丨也哉其朋乎

眗眗莊莊由由

管子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丨丨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丨丨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丨丨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注眗眗柔順貌莊莊矜直貌由由悅也

上德若谷

老子丨丨丨丨注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

美言尊行

老子丨丨可以市丨丨可以加人

三寶

老子夫我有丨丨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被褐懷玉

老子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丨丨丨丨

大方

老子丨丨無隅注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

行無轍迹言無瑕讁

老子善丨丨丨

丨善丨丨丨丨**自勝**老子丨丨者強注人能自勝已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已爭者故為強**神清智公**文子神者智之淵也丨丨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丨丨則心平**不慙影魂**晏子嬰闇之君子獨立丨丨丨於丨獨寢不慙於丨**和調不緣溪盎不苛**晏子君子之大義丨丨而丨丨丨丨而丨丨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天地之大府**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圜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聖人正已而四方治故曰丨丨丨丨**德進乎日**莊子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丨之丨丨丨丨者乎**與物為春**莊子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丨丨丨丨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接而生時於心**見上**天鬻**莊子聖人不謀惡用智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丨丨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觚而不堅莊子與乎其｜｜｜｜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與有足者至於丘莊子以德為循者言其｜｜｜｜｜｜｜也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莊子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而｜｜｜｜而｜｜｜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神動天隨見上

役德莊子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其｜者也人貌而天莊子其為人也真｜｜｜｜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虛緣葆真見上正容悟物

使人意消見上辟金莊子至信｜｜飲人以和莊子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中心欣然愛人韓非子仁者謂其｜｜｜｜｜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內

外相應言行相稱 韓非子所謂方者｜｜｜｜｜｜｜也

積善成德 荀子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德操 荀子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

志廣體恭 荀子君子貧窮而｜｜隆仁也富貴而｜｜殺勢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勞勧而容貌不枯好交也

難狎難脅 荀子君子易知而｜｜易懼而｜｜

至文 荀子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

大心小心 荀子君子｜｜則天而道｜｜則畏義而節

君子安雅 荀子越人安越楚人安楚｜｜｜｜

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荀子君子｜｜｜｜｜｜｜｜｜｜道有一隆

國寶國器國用 荀子口能言之身能行之｜｜

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丨丨丨也 色澤洽 荀子德至者丨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丨丨也 丨丨行盡而聲
聞
遠 百善至百邪去 呂氏春秋夫執一術而丨丨丨 霜雪
丨丨丨天下從者其惟孝也
既降知松柏之茂 呂氏春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
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憊矣孔子絃
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
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檀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
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
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憱然推
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名吾語之子路與子貢
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
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吾也抱仁義之道以遭
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
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丨丨丨丨 至貴 呂氏春秋得道之人
丨丨吾是以丨丨丨丨丨丨也 貴為天子而不驕倨

富有天下而不聘夸毘為布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懾狠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就就乎其不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

與陰陽化見上

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見上

扃閉呂氏春秋中欲不出謂之｜外欲不入謂之｜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

顏氏樂內揚子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子之｜也｜紆朱懷金之樂也外

修身為弓矯思為矢立義為的揚子｜｜｜以｜｜｜

丨以丨丨丨丨以丨丨莫而後發發必中矣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揚子或曰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君子不動動斯得矣閎深肅括揚子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曰其為中也丨丨其為外也丨丨則可以禔身矣德表揚子或問丨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彌中彪外揚子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丨丨丨而丨丨也注彌滿也操冠秋雲神棲九元抱朴子遯世之丨眇焉丨丨丨之表遺俗之丨緬然丨丨丨之端太極合德神道並行文中子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其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乎無負幽明文中子孝哉薛收行丨丨於丨丨太和為表至心

為內 文中子芮城府君起家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節曰何以加乎子曰｜｜｜之｜｜｜之｜｜行之以恭守之以道

居於鄉里而爭者息 文中子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德

善德 見上

三有七無君子之職 文中子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能文則得天地 國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

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名項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丨丨丨丨丨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愼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愼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愼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

經天緯地見上

被文相德見上

國棟國語不厚其棟

不能任重重莫加國棟莫加德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
注言國至重非德不任丨丨
安為孝國語事君以敬事父以孝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注遷從也敬順敬順父之所安木
彊敦厚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勃為人丨丨丨丨丨丨高帝以為可屬大事擇地而蹈史記伯夷
傳或丨丨丨丨丨丨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齊魯諸儒質
行不及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丨丨丨丨丨丨丨皆自以為丨丨也無他
腸史記衛綰傳上以為廉忠實丨丨丨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方聞漢書武帝紀詳延天下丨丨之
士咸薦諸朝注師古曰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一曰方謂方正也鞠躬
履方漢書馮奉世傳贊宜鄉侯參丨丨丨丨丨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道不可詘身詘

何傷 漢書孫寶傳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内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

悃愊無華 後漢書章帝紀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篤行淳備 後漢書鄧禹傳禹内文明｜｜｜｜｜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埶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

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 後漢書祭肜傳肜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

丨丨丨丨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

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後漢書伏湛傳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毁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丨丨丨丨丨丨丨

清修雪白後漢書宋弘傳策曰太中大夫宋漢丨丨丨丨正真無邪按漢弘從孫

仁不遺舊忠不忘君後漢書鮑永傳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丨丨丨丨丨丨丨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過人者四後漢書桓彬傳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

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
請收下詔獄在朝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
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
不傷之所著七説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
以為彬有｜｜｜｜鳳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
也仕不苟祿絶高也辭隆從窊絜操也廼共樹碑而頌
焉

常聞烈士乃今見之 後漢書劉平傳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
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
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
不可以絶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
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
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
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
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
｜｜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江巨孝 後漢書江革傳

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㠯為養數遇賊或刦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欵有足感動人者賊㠯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㠯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㠯母老欲不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㠯病歸令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㠯見穀千斛賜巨孝常㠯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㠯終厥身如有不幸祠㠯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

三不惑 後漢書楊秉傳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酒色財也

郭有道無愧色 後漢書郭太傳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

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丨丨丨丨丨丨耳

二弟成名自取大譏

後漢書許荊傳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已丨丨晏普未顯欲令丨丨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别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已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已求得分財丨丨丨丨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已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閉戶自撾

後漢書繆彤傳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丨丨丨丨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不使王彥方知

後漢書王烈傳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已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

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廬於里門晨昏不廢 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廼｜｜｜｜｜｜｜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奴婢引老者田廬取荒頓器物取朽敗 見上

雷震輒圜冢泣 後漢書周磐傳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

不還廼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順｜｜｜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

退能守靜進能不苟

蜀志龎統傳注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貌潔然觀其面齒牙樹頰胲吐脣吻自非文休敵也

秉心公亮

蜀志董允傳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欲任以宮省之事

犯禁委官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孟仁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孫權特為減死一等使復為官蓋優之也

含素

晉書王祥鄭沖傳贊

鄭冲｜｜｜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

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　晉書何曾傳司隸校尉傅元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潁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潁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潁昌侯見之矣

清恐人知　晉書胡威傳武帝語及生平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手不驅蚊　晉書吳猛傳少有孝行夏日常｜｜｜｜懼其去己而噬親也

攺獨楓里為孝行

宋書郭世道傳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為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帽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牓表閭門蠲其稅調丨所居丨丨丨丨丨焉

虛中竟日義不獨飽

宋書郭世道傳子原平稟至行養親必己力性閑木功傭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為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丨丨丨丨丨丨丨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買糴然後舉爨

采筍置籬外

宋書郭世道傳宅上種少

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隣曲慙愧無復取者

尊老在東何心獨饗白粲 宋書何子平傳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不辦常得生米｜｜｜｜｜｜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

雖處闇室，如接大賓 宋書何子平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之

一生不侮闇室 宋書阮長之傳在中書省直夜往鄰省誤着履出閤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閤**不**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

衣綿帛 宋書朱百年傳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

並無絮自此｜｜｜｜嘗寒時就凱宿衣悉袄布飲酒醉眠凱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傷感

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

梁書傳昭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為所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定其所制每經昭戶輒歎曰｜｜｜｜｜｜｜｜｜｜｜｜｜｜｜｜｜豈得非名賢

還淳反樸激薄停澆

梁書明山賓傳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矣

此牛經患漏蹄無容不相語

見上

得一妄語謝一縑

梁書何遠傳每戲語人云卿能｜我｜｜｜則｜卿以｜｜｜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常噉麥

陳書徐孝克傳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

辨母亡之後孝克遂｜｜｜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焉

有王祥之性 陳書

蔡徵傳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為｜｜｜｜｜更名徵字希祥

孝門有孝子 陳書謝貞傳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又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

投書相告置靴中不視 南史豫章王嶷傳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竟｜｜｜取火焚之

晝夜伏戶外 南史虞悰傳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悰年十二三｜｜｜｜｜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鳴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

終

身不嘗檳榔 南史任昉傳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為恨遂|||||

宗曾子 南史解叔謙傳宗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之號曰|||

掬吐噉之 魏書宗室子華傳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為中毒甚憂懼子華遂||盡||其母乃安

古之遺孝 魏書王慧龍傳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也

以產則貧論道則富 魏書高允傳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宗華交不遺舊||||||所謂伊人實邦之秀 按士衡杜銓字

縮屋稱貞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

不娶 北齊書廢帝紀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陽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柳下｜｜｜｜｜｜｜｜｜｜｜｜者也乃賚絹百疋

人寶 周書蘇綽傳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也

誠孝為首 隋書高祖紀詔曰君子立身雖云百行唯｜與｜最｜其｜

志除三惑心慎四知 隋書韋世康傳與弟子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泣方岳｜｜｜｜｜｜以不貪而為寶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

孝敬村和順里 隋書李德饒傳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絕

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
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
村名｜｜｜｜
里為｜｜｜｜
圖形定省
隋書徐孝肅傳孝肅早孤不識
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
｜其｜像構廟
置之而｜｜焉
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
隋書趙軌傳東
鄰有桑葚落其
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
名意者｜｜｜｜｜｜｜｜
汝等宜以為誡
牽牛
置涼處飼之
隋書李士謙傳有牛犯其田者
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
崔九作孝
風吹即倒
北史崔子約傳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
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
｜禫月兄子度死
又百日不入房
天子就諸侯度卿大夫譽士究庶人
畜
舊唐書禮儀志按孝經援神契云｜｜孝曰｜就之
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

親獲安故曰就也丨丨丨孝曰丨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丨丨丨孝曰丨譽之為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丨孝曰丨究者以明審為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丨丨孝曰丨畜者含畜為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何忍以汝為賤隸 舊唐書李大亮傳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丨丨丨丨丨丨乎一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婢二十人

故人雖微賤必與抗禮 舊唐書岑文本傳文本自以出自諸生每懷撝損平生丨丨丨丨丨丨丨之丨丨居處卑陋室無茵褥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

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 舊唐書顏師古傳時劉黑闥初

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内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顔有道性行同莊老｜｜｜｜｜｜｜｜｜高祖璽書勞勉之按遊秦師古叔父

以一介易十囚之命 舊唐書崔仁師傳時青州有逆謀事發州縣追捕反黨俘囚滿獄詔仁師按覆其事仁師至州悉去杻械仍與飲食湯沐以寛慰之唯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及奏報詔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此獄徒侶極衆而足下雪免者多人皆好生誰肯讓死今既臨命恐未甘心深為足下憂也仁師曰嘗聞理獄之體必務仁恕故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為申理若｜｜｜暗短但｜得｜｜｜｜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事無枉濫請伏罪皆無異辭

性合元和身齊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 舊唐書楊綰傳代宗詔曰楊綰｜｜｜｜｜｜｜｜｜｜｜｜

丨丨寬柔敬恭協於九德丈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弟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容以貞實形於代

脫械縱賊 舊唐書呂元膺傳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丨其丨丨之與為期守吏曰丨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

書百餘忍字 舊唐書張公藝傳鄆州壽張人張公藝九代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慰撫旌表焉隋開皇中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勑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親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丨丨丨丨丨高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

貫徹幽微 舊唐書劉德威傳子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威從裴仁基討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冠自鄉里負戴元氏渡江避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

湯藥元氏顧謂孫曰我兒孝順|||吾一顧念宿疾頓輕

人瑞 舊唐書孝友傳賁麒麟鳳凰飛走之類惟孝與悌亦為人瑞

海東曾閔 舊唐書東夷百濟國傳義慈事親以孝行聞友於兄弟時人號||||

賜清白箴 唐書許圉師傳為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圉師不忍按但||||人自愧後修飾更為廉士

其**言長者稱婁郝** 唐書婁師德傳總邊要為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

僕不去曹囚無死法 唐書李日知傳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

皆**為蠱不誅** 唐書李勉傳屯部人父病||

求厥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 門樹六闕 唐書楊
服勉曰是為其父則孝也縱丨丨 炎雋父
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 倭子勸
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至丨丨丨丨古所未有
吾食吾輒飽 唐書李遜傳遜弟建字杓直與兄俱客荊
州鄉人爭鬬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頗母
憐其孝每字之曰丨丨丨丨丨 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唐書
丨丨丨丨進藥吾意其瘳 韓愈
傳愈貶山陽令有愛在民 鑱名泰華 唐書安金藏傳金
民丨丨丨丨丨丨 藏母喪營石墳晝
夜不息地本卬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犬鹿相
擾玄宗屬其事於史官詔丨丨其丨於丨丨二山碑以為
榮 闕中曾子 唐書賈循傳父會有高節親亡負土成 盜
墓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丨丨丨丨
樹自匿 唐書楊城傳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
決之有丨其丨者城過之慮其耻退丨丨 寒而

飲何責焉唐書楊城傳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

六院一庖唐書劉君良傳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共｜｜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

二孝贊唐書侯程傳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塚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鳥獸為悲號李華作｜｜｜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為子忠君為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為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飈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旻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隣

孝友童子唐書陳饒奴傳饒奴年十二親併亡窶弱居喪又歲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

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

平生不欺 五代史段希堯傳希堯使於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

閨門食不異品 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之中｜｜｜｜身沒家無餘貲

西舍封識宛然 宋史劉溫叟傳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所遺吏即遺錢者視｜｜｜｜｜｜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輩歸邸

買田宅營林榭 宋史張觀傳觀性至孝初為秘書郎其父方為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為京官及觀貴居業由恩至太府卿居業嘗過洛喜其山川風

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於是｜｜｜｜｜以適其志蚤起奉藥饍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按居業觀

父 計直掛錢於樹 宋史查道傳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而

去 不持一硯 宋史包拯傳拯字希仁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歸

得竒繒文錦悉兄弟擇取 宋史孫存傳存性孝友嘗為蜀郡｜｜｜｜｜以歸悉布於堂上｜｜｜｜｜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聘窮餒不使一人失所

盛夏不袒跣 宋史馬從先傳從先性嚴整雖｜｜｜｜｜

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宋史司馬光傳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

不知為

帥客　宋史范鎮傳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丨丨其丨丨丨也

露坐達明　宋史趙汝愚傳父善應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丨丨丨丨門啓而後入

朱墨銘　宋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丨丨丨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

舉家不食筍　宋史張載傳弟戩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丨丨丨丨

灼背燒頂刺血書經　宋史朱壽昌傳字康叔揚州天長人壽昌母劉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丨丨丨丨丨丨丨佛丨力所可致無不為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

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

投金庭下

宋史穆修傳字伯長鄆州人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名修作記記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為壽且求載名於記修｜｜｜｜趣裝去郡士謝之絶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

懐金不敢出

宋史陳師道傳初遊京師踰年未甞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欲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

歸直取牛

遼史蕭韓家奴傳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已誤人非吾所欲乃｜｜｜

封股作羮

金史麗廸傳廸性純孝父病醫藥弗效廸仰天泣禱｜｜｜｜｜由是獲安昆弟析家財廸盡以與之

蔭先諸侄

見上

一無所取官爵之廕率先諸侄

此金豪氏

物金史宋可傳其姑適大族豪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豪氏疎族立為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豪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丨丨丨丨丨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

受孔子戒元史廉希憲傳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丨丨丨丨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果熟墮地亦不睍視元史許衡傳庭有丨爛丨丨童子過之丨丨丨丨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

身不懷幣口不論錢元史劉敏中傳敏中平生丨丨丨丨丨丨丨

求來諫劉向說苑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丨以丨丨者也今我卻之是卻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敦敦悾悾嚴遵道德指歸謙盛德之人丨

丨丨丨若似不足無形無容

大雅之稱　劉劭人物志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丨丨丨也

九行　王嘉拾遺記軒轅使丨丨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為九德之臣

閒室之内嚴若朝典　劉義慶世説華歆遇子弟甚整雖丨丨丨丨丨丨

未嘗臧否人物　劉義慶世説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丨丨丨丨丨丨

不言而四時之氣備　劉義慶世説謝太傅絶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丨丨丨丨丨丨亦丨

作人無長物　劉義慶世説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我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丨丨丨丨丨

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劉義慶世説庾太尉少為

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

德星聚 劉峻世說注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從諸子侄造荀父子於時丨丨丨

理感英獸 酈道元水經注縣東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按荀荀淑北上亦有孝子楊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采薪為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俱耳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丨丨於丨丨矣

三品不逾一尉 劉肅大唐新語楊嶠為祭酒謂人曰吾雖丨丨非不榮貴意謂丨丨疇昔丨丨也時議重之

鄉葬 李肇國史補大歷初關東人疫死者如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大為一墓以葬棄尸謂之丨丨翕然有仁義之聲損則盧藏用外甥不仕鄉里號曰雲居先生

恂恂如小子弟 趙璘因話錄僕射柳元公家行為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太夫人盡孝敬之道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

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毅顔待家人｜｜｜｜｜｜敦睦內外當時無比

自昇肩轝兩肩皆瘡 趙璘因話錄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初家青齊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侍老親歸洛與其弟｜｜｜｜｜｜晨昏奔迫｜｜｜｜

公庭可從權簿書當仍舊 趙璘因話錄崔相國羣為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名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瑱公判准狀仍戒之曰｜｜｜｜以｜｜｜｜則｜｜｜臺省中無陸瑱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有脚陽春 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魏公之客不敢出他門 王偁東都事略王巖叟傳韓琦留守北京辟巖叟為屬韓絳代琦復欲留

巖叟巖叟曰巖叟｜｜｜｜｜｜｜｜｜也士君子稱之

嗇用廣施

王偁東都事略鄭俠傳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平居進止必以禮法閨門帖然不肅而治喜賓客樂教訓｜｜｜｜鄉里敬之

歸錦囊珠

李元綱厚德錄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牀笫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於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牓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原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以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强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

置器投豆

徐度却掃

編趙康靖公槩既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几上一貯黄豆一貯黑豆一空又間投數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興一善念則投一黄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黑多於黄中則黄多於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復投矣

度量

德善德信　老子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丨丨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丨丨

和光同塵　老子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丨丨其丨丨丨其丨是謂元同

元同　見上

孩之　老子聖人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丨丨

孔德之容　老子丨丨丨丨唯道是從注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

衆人歸之如魚有依　晏子臣聞

君子如美淵澤容之｜｜｜｜｜｜｜｜極其游泳之樂

兼術

荀子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

殺白騾取肝

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敎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以與陽城胥渠處

遍飲

呂氏春秋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而去

取酒張坐歌呼應和

史記曹相國世家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名按之乃反｜｜｜飲亦｜｜與相｜｜

可溺矣

公等足與治乎史記韓長孺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内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内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卒善遇之按安國韓長孺名

務掩過揚善漢書丙吉傳於官屬掾史｜｜｜｜｜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按地第同

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後漢書卓茂傳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下駕步歸後漢書劉寛傳寛嘗

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寛車中認之寛無所言丨丨丨丨有項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寛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視奴疑必自殺 後漢書劉寛傳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寛須臾遣人丨丨丨丨丨丨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羮爛汝手 後漢書劉寛傳夫人欲試寛令恚伺當期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羮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寛神色不異乃徐言曰丨丨丨丨丨其性度如此

以邑毀超故今遣之 後漢書班超傳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

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千頃波 後漢書黃憲傳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辟諸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丨丨丨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終不言盜 後漢書姜肱傳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丨丨丨丨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荷甑墮地不顧而去 後漢書郭太傳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

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牽牛著涼處 魏志管寧傳注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為ㅣㅣㅣㅣㅣ自為飲食過於牛主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既無戚容又無喜色 蜀志蔣琬傳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還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ㅣㅣㅣㅣㅣㅣㅣ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心無適莫 蜀志蔣琬傳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ㅣㅣㅣ得免重罪

以稻與人 吳志鍾離牧傳牧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ㅣㅣㅣㅣ縣ㅣ縣長聞之名民

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竊公憲而從君耶**餘肉可共啖**晉書郭舒傳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鄉饑所以食牛耳||||之世以此服其弘**量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晉書阮瞻傳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二十年未嘗見喜慍之色**晉書嵇康傳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其||||||**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晉書謝鯤傳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稾除名於時名士王元阮修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鯤聞之|||||||||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逸羣**

之量晉書索靖傳靖少有｜｜｜｜

何須壁後置人晉書謝安傳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

圍棊賭別墅晉書謝安傳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元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元｜｜｜｜｜安常棊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遊涉至夜乃還

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晉書王獻之傳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

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
｜｜｜｜｜｜羣偷驚走
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晉書
苻堅載記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
當世之事｜｜｜卜｜｜｜｜按猛王猛
覓新者備君宋書劉凝之傳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
敗今家中｜｜｜｜｜｜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
還之不
肯復取
取絹繫牛角齊書豫章王嶷傳世祖即位頻發
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
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
推問不許｜｜｜一匹橫｜｜｜放歸其家
索轝徐去齊書褚淵傳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
烟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來｜｜
藏客引咎齊書江斅傳出為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除太子
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世祖遣信
檢覈斅｜此｜而躬自｜｜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
啓上曰江斅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
器

寓深卻 梁書蕭頴達傳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頴胄風格峻遠｜｜｜｜清猷盛業問望斯歸

先遣迎華 梁書鄧元起傳初元起在荆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為從事別駕庾華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華在城内甚懼及城平元起｜｜｜｜語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遣之

豈以鳥傷人 梁書安成王秀傳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鶻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

壯哉雀鼠 梁書張率傳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十石還吳既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竟不問

延燒七十餘艘命酒不輟 梁書羊侃傳性寛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孺才慚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

為橋渡盗 梁書范元琰傳有涉

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終日怡怡無愠喜之色

魏書穆𮗓傳觀字闥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選充内侍太祖器之太宗即位為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所遺漏太宗奇之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稍遷太尉世祖之監國觀為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决焉｜｜｜｜｜｜｜｜｜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

卓公寛中文饒洪量

魏書高允傳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喜愠之色不亦信哉

失不繫心得不形色

魏書高允傳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閒弼為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於式｜｜｜｜｜｜｜叔術張誕字道

雅王道雅弼閔弼以報之雖見誣謗終｜｜｜｜｜

不自申曲直

魏書崔光傳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

遵罪又非唾面之責

隋書伊婁謙傳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為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偽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仄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入情恒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為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之｜｜｜｜｜帝善其言而止謙

竟待遵如初其寛厚仁恕皆此類也**六畜相觸自關常理**隋書盧昌衡傳嘗徇至浚儀所乘馬為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賜清白詩以激之**舊唐書許圉師傳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犯者愧懼遂改節為廉士其寛厚如此**爾非故也何至於是**舊唐書裴行儉傳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瓌寳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遍出歷示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絶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更不形顔色**今日氣逆不宜哀泣**舊唐書唐臨傳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寛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僮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名謂曰｜｜｜｜｜｜｜向取白衫且

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暗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

陰暗不宜服藥 見上

銀杯羽化 舊唐書柳公權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勲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别貯酒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丨丨丨丨耳

行酒進醯勉飲盡之 舊唐書任廸簡傳初為天德軍使李景畧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醯進廸簡知誤以景畧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飲盡之而偽容其過以酒薄白景畧請換之於是軍中皆感悅

安然無屑意 唐書于休烈傳宰相李揆矜已護前羞與同史任為等列奏徙休烈為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卑下之休烈丨丨丨丨

唾面自乾 唐書婁師德傳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丨丨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丨丨耳

墨汙

爾唐書婁師德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

譖者乃不顧知唐書狄仁傑傳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后嘆其長者

暴風舉榻咢無懼色遼史王咢傳乾統六年咢宰縣時憩於庭俄有｜｜｜｜臥｜空中｜｜｜｜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中矢託疾金史宗雄傳嘗從上獵誤｜流｜而神色不變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歸家

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金史毛碩傳皇統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帥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將軍改知曹州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座謝曰｜｜｜｜｜｜｜｜｜｜士論以故

嘉之

百負不恨

金史王庭筠傳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丨丨丨丨也

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

王粲英雄記鈔袁紹以逢紀聰達有計策甚親厚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丨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

角巾徑還私第

劉義慶世說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丨丨丨丨丨丨何所稍嚴

誤呼先名不罪

趙璘因話錄韓僕射皋為京兆尹韋相貫之以畿尉趨事及韋公入相僕射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伸故吏之敬又僕射為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一

心記公之家諱及稱官銜畢而丨丨丨相公丨公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丨之丨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竟不以為事得大賢體矣

物破亦自有時

彭乘墨客揮犀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盃一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真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玩乃開醇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繡衣置玉盃其上且將用之將酒遍勸坐客俄為吏將誤觸臺倒玉盃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丨丨丨丨丨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公之度量寬厚如此

大耐官職

沈括夢溪筆談真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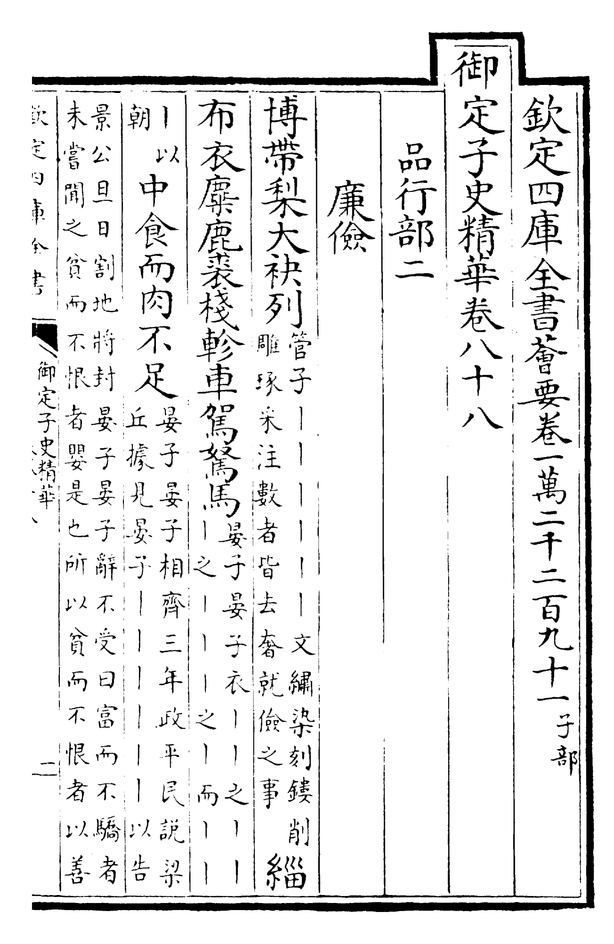
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

天下安知無同姓者 陳惟宣步里客談富文忠公少日有詬者如不聞知或問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曰｜｜｜｜｜｜｜

印朱濺襟色不少動 陶宗儀輟耕錄河南王為本省丞相時一日掾吏田榮甫抱牘詣府請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誤觸墜地王適更新衣而｜｜｜汙滿｜王｜｜｜｜歡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且

暄王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墮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數也諭令毋懼噫此其所以為丞相之量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二百九十一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八

品行部二

廉儉

博帶梨大袂列管子|||||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注數者皆去奢就儉之事

緇布衣麋鹿裘棧軫車駕駑馬晏子晏子衣|之|之|之|之|而||||

朝|以中食而肉不足晏子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

為師也令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十總布一豆食

晏子景公曰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夫｜｜之｜｜｜之｜足於中免矣

長寵廣名

晏子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於上者寵長於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三弋

晏子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五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

大布衣

脫粟飯

尹文子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之｜｜之｜

清尅潔慤

韓非子西門豹為鄴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

偋五六

荀子憍泄者人

之殃也恭儉者｜｜｜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

嬰宏節儉 抱朴子追周全之盡規准二鮑之直視蹈｜｜｜之｜｜｜執恬穀之守終按嬰晏嬰宏公孫宏

冰霜粹素 抱朴子體｜｜之｜｜不染於勢利者清人也

取捨 抱朴子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以彌可欲之憂

全拔萃之業 抱朴子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

廉者常樂無求 文中子｜｜｜｜｜｜貪者常憂不足

惡衣薄食少思寡欲 文中子｜｜｜｜｜｜｜｜令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

宮室不崇器無彫鏤 國語｜｜｜｜｜｜｜儉也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

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見上

廉忠史記魯世家季文子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矣

不治垣屋史記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飯史記平津侯傳詒｜｜｜｜｜｜｜｜｜之｜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

拔葵燔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其園｜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其｜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公廉史記酷吏

傳都為人勇有氣力｜｜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𢷬都郅都

舍毋食客 史記酷吏傳趙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

子

無立錐地 史記滑稽傳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令其｜｜｜｜之｜

持廉 史記滑稽傳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

寡欲易足 漢書景帝紀其唯廉士

所載不過囊衣 漢書王吉傳自吉至崇世名清廉遷徙去處｜｜｜｜｜｜｜注一囊之衣 按吉子駿駿子崇

清行 漢書龔勝龔舍傳初琅邪邴漢以｜｜徵用至京兆尹

臣心如水 漢書鄭崇傳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

案上不過三桮 漢書朱博傳博

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晏自微賤
至富貴食不重味｜｜｜｜許丞廉吏漢書黄霸傳長吏許
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雖老尚能
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不
起第後漢書吳漢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
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
以分與昆弟外家注東觀
記曰漢但修里宅｜｜｜韋袴後漢書祭遵傳遵為人
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
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
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身無奇衣後漢書
祭遵傳
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
當世｜｜｜｜家無私財衣無兼副後漢書祭彤傳彤
在遼東幾三十年
｜｜｜｜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
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清
修雪白後漢書宋宏傳大中大夫宋漢｜
｜｜｜正直無邪按漢宏從孫二龔不如後
漢

書宣秉傳秉字巨公遷司隷校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注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

妻曳柴

後漢書王良傳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布裙｜｜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甘疏薄

後漢書宣秉王良傳論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

子孫蒙寢丘之封

後漢書郭丹傳宗正劉匡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竟｜｜｜｜｜注呂覽曰孫叔敖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惟此也王以美地封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

奉

身清方 後漢書宣秉王丹王良鄭均
傳贊宣鄭二王丨丨丨丨 身處脂膏不能自
潤 後漢書孔奮傳守姑臧長姑臧稱為富邑市日四合
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
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
甘菜茹時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
或以為丨丨丨丨丨丨丨 乘折轅車 後漢書張堪傳帝嘗
以丨丨徒益苦辛耳 名見諸郡計吏問其
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
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
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
日丨丨丨丨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生魚懸庭 後漢
書羊續傳為南陽太守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
其丨丨續受而丨於丨丞後又進之廼出前所懸者以
杜其意 單席縕袍 後漢書羊續傳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
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

督之名為左騎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廼坐使人於｜｜舉｜｜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

辭隆從窊 後漢書桓彬傳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蔡邕等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過人者四凨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絜操也注窊下也音烏瓜反

白衣步擔 後漢書趙孝傳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當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計日受奉 後漢書趙咨傳拜東海相在官清簡｜｜｜｜豪黨畏其儉節又楊秉傳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

躬自斬芻 後漢書第五倫傳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

客止靈

臺十日不炊 後漢書第五倫傳少子頡注三輔決錄注
曰頡字子陵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
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
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中或｜｜｜｜
｜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
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 得珠璣
不拜賜 後漢書鍾離意傳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
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
賜羣臣意｜｜｜悉以委地而｜｜｜帝怪而問其故
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
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 庇蔭草廬 後漢書胡廣
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傳注李咸自
大鴻臚拜太尉以老乞骸 麤袍糲食 後漢書袁安傳彭
骨家舊貧狹｜｜｜｜ 字伯楚順帝初為
光祿勳行至清為吏｜｜｜ 屏居人外荊棘生門 後漢書陳
｜終於議郎按彭安孫也

寵傳南陽尹勤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時人重其節

豈以口腹累安邑 後漢書周黄徐姜申屠列傳序太原閔仲叔者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邪遂去

畏四知 後漢書楊震傳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贊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秉去三惑

清白吏 後漢書楊震傳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悉以金馬還羌 後漢書張奐傳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又遺金鐻八枚奐

並受之而呂主簿於諸羌前呂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呂入廐使金如粟不呂入懷｜｜｜｜之｜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

蜀珍不入於門 後漢書李膺傳注 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已威化大行

敝衣綖履食無兼肉 後漢書劉虞傳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之｜玩｜｜｜｜｜益州紀其政化｜｜｜遠近豪俊夙借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

去珠復還 後漢書孟嘗傳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

清省 魏志曹爽傳注 桓範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及為大司農又以｜｜稱

清尚 魏志夏侯氏傳注許遐字思祖以｜｜稱位至侍中

士不妄有名

魏志王修傳袁氏政寬在職埶者多畜聚太祖破南皮閲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

｜穀不滿十斛 見上

羸衣柴車 魏志毛玠傳注玠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常乘｜｜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餐之絜家象濯纓之操

壺餐絜濯纓操 見上

無方面珍物 魏志梁習傳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借舍從兒 魏志賈逵傳注楊沛前從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無他奴婢

欲作沐德信 魏志常林傳注沐並字德信袁紹父子時始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為殺雞炊黍而不留也丞相名署軍謀掾正始中為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

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荅言否也呼者曰汝｜｜｜｜｜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

姊為殺雞炊黍而不留 見上

留犢 魏志常林傳注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軬車黃牸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其｜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

乂手上車 魏志趙儼傳注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

織藜芘 魏志裴潛傳注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以自供

牀挂柱 魏志裴潛傳注潛為兗州時嘗作一｜及其去也留

以丨丨

甕缶無儲　魏志高柔傳注高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丨丨丨丨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按慎柔高祖

舉袖受金　魏志田豫傳注鮮卑素利等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豫從之因跪曰我見公貧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去後悉付外具以狀聞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

賜絹一匹　令卿丨丨丨以丨丨丨朕甚嘉焉賜絹五百匹

魏志胡質傳子威官至徐州刺史注威少有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廄中十餘日告歸質丨其丨丨丨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威密誘問乃

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荅謝而遣之後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

清恐人知 見上

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蜀志諸葛亮傳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

||號為窶陋 吳志劉繇傳注劉寵前後歷二郡入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三去相位輒歸本土按寵繇伯父

疏帳縹被 吳志蔣欽傳權嘗入其堂內母||||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敕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被悉皆錦繡

如布衣寒士 晉書高密文獻王泰傳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為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

也

不知其王公 見上

葦茭車 晉書譙剛王遜傳遜子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酒肉返餘 晉書劉寔傳寔每還州里鄉人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其｜

薪水之事皆自營給 晉書劉寔傳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及位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

遺絲藏閣 晉書山濤傳陳郡袁毅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亦｜濤｜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於｜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潔慎不染 晉書鄭默傳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在朝多見引逮唯默以｜｜｜｜其流

手不執珠玉 晉書崔洪傳洪口不言貨財｜｜｜｜｜

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 晉書劉超傳超

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
|||||||||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横
竊賞賜無德而禄殃咎

市絹還官 晉書庾冰傳冰天性
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清慎常以儉約自居
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
冰怒捶之||||||

版付船官 晉書桓嗣傳詔以嗣
督荊州之三郡豫州
之四郡軍事涖事簡約修所住齋應
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

素德清規 晉書三
承傳論
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雖崇勳懋績有闕於
旂常|||||足傳於汗簡矣按承字安期

止有被襆 晉書陸納傳出為吳興太守納至郡不受俸禄徵拜
左民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
來無所復須也臨
發|||||而已

壞烏布帳 晉書謝尚傳出為歷陽太
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
軍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
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

駒犢付官 晉書

王遜傳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丨丨者秩滿悉以丨丨云是郡中所産也

去如初至 晉書杜軫傳除建寧令導以德政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丨丨丨丨

飲吳水 晉書鄧攸傳吳郡闕守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丨丨丨而已

披絮 晉書吳隱之傳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丨丨勤苦同於貧庶

挹貪泉 晉書吳隱之傳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以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踰厲賛唯嘗吳水但丨丨丨人風既偃俗化斯遷

菲已 晉書吳隱之傳為廣州刺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曰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丨丨絜素

儉愈魚飧朕有嘉焉

儉愈魚飧 見上

竹篷屏風 晉書吳隱之傳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為||坐無氈席

沉香一片 晉書吳隱之傳隱之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廉慎門法 晉書吳隱之傳子延之復厲清操為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常以||為||

羸糧述職酌水厲精 晉書良吏傳論鄧攸||以||吳隱||以||晉代良能此焉為最

私童樵採 晉書褚裒傳除江州刺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

衣爛戶內 晉書郭文傳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乃至|于|||竟不服用

茅屋疏飧 宋書臧燾傳徵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不改其舊所得俸祿與親戚共之

衣櫛

蕭然 宋書宗慤傳元嘉二十二年代林邑慤自奮請行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文帝甚嘉之

以錢乞守園人 宋書柳元景傳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菜取錢奪百姓之利耶｜｜｜｜｜｜按乞音氣

宋世清約稱二人 宋書孔覬傳性貞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言｜｜此｜｜

冰心霜情 宋書陸徽傳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暨知命廉尚愈高｜｜與貪流爭激｜｜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璫珥之珍确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汚吏洗鏡貪氓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搏嶺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

家無寶鏤

室靡璫珥見上洗鏡貪氓見上冰宇潔望見上公奉私餼宋書良吏
傳晉壽太守郭啓元｜｜｜｜纖毫弗納布衣蔬食飭躬惟儉所居茅齋斧木而已齊書
劉善明傳質素不好聲色｜｜｜｜牀榻几案不加刻削臣買宅百三十萬餘
物稱之齊書王琨傳出為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將軍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帝悅其對此屐著
已二十年齊書虞玩之傳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銳綦斷以芒接之問曰卿｜｜｜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貧士竟不辦易太祖善之按二

十年南史獻乾薑二十斤齊書孔琇之傳為臨海太守
作三十年在任清約罷郡還|||
||世祖嫌少及如素士之貧賤者梁書馮道根傳雖
知琇之清乃歎息貴顯而性儉約所
居宅不營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
然||||||當時服其清退以荻為鄣梁書
周捨
傳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
府雖廣廈華堂閨閤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
||壞亦插燭板牀梁書傳昭傳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
不營此職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
預器服率陋身安麤冠履十年一易梁書到溉傳溉所
糲常||於||莅以清白自修性
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
鮮華||||||朝服或至補穿傳呼清路示有朝
章而請書數篋梁書庾黚要傳鄧元起為益州刺史表
已黚要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

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為黔婁示不違之｜｜｜｜｜

郡多麻苧無以為繩 梁書伏暅傳徵為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家人乃至｜｜｜｜｜其屬志如此

麻繩為帶 陳書沈衆傳恒服布袍芒屩以｜｜｜｜

留奉鎮庫 南史劉秀之傳遷益州刺史折｜｜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此外蕭然

百城貺贈一無所受 南史朱修之傳立身清約｜｜｜｜｜｜｜惟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己

與佐史賭 見上

數多劉寵 南史謝朏傳子諼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更以為媿

王晉平恐富求歸 南史王秀之傳為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

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為｜｜｜｜｜

少來不願當之 南史王悅之傳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

｜｜

單船臨郡 南史孔奐傳除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惟以｜｜｜｜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

衣氊一具 南史孔奐傳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

何至還東作賈客 南史孔覬傳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偽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邪命燒盡乃去

載米上水 南史孔覬傳弟道存代覬為江夏內史時東土旱都邑米貴道存慮

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辨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還彼吏曰自古無｜｜｜｜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寧可賣餉 南史褚彥回傳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鰒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取錢也悉與親游啖之少日便盡

黃紙帽箱 南史褚彥緒傳為吏部尚書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風吹紙剝殆盡

市藥以冠劍為質 南史褚彥緒傳罷江夏郡還病無以｜｜｜｜

種蔬自給 南史褚玠傳除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祿奉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菜以｜｜

白莧紫茄以為常餌 南史蔡撙傳為

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詔褒其清

上庫藏奉 南史張瓌傳封義城縣侯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出為吳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丨丨別丨其丨以表其清

借官地起茅屋 南史裴子野傳子野在禁省十餘年無宅丨丨丨二畝丨丨丨數間妻子恒苦饑寒

楊公所以遺子孫 南史沈憲傳同郡丘仲起為晉平郡清廉自立諸彥回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無兼衣餘食 南史江湛傳轉吏部尚書家甚貧餉饋盈門一無所受丨丨丨丨丨丨嘗為上所名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

澣衣稱疾 見上

書案留庫 南史江秉之傳出補新安太守在郡作丨丨丨一枚去官丨以付丨

還裝輕素 南史王珍國傳遷桂陽內史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丨丨丨丨歎曰此真良二千石也

著廉吏論

南史劉懷慰傳為齊郡太守不受禮謁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丨丨丨丨達其意

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南史蕭藻傳為益州刺史初鄧元起在蜀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曰内藏綺縠錦罽為一室號曰外府藻以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租秩悉寄天府**南史梁南康王績傳績寡玩好少嗜欲躬事儉約所有丨丨丨丨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

南康國無名錢見上

為百城表南史樂法才傳為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丨丨丨丨矣

遣裙衫迎南史任昉傳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丨丨丨丨之

欲遺子孫不在越裝南史王僧孺傳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高涼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

郡就市回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僧儒歎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者｜｜｜｜並無所取

梓材巾箱 南史范岫傳每所居官恒以廉潔稱為長城令時有｜｜｜｜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

牙管一雙 南史范岫傳在晉陵唯作｜｜筆｜｜｜猶以為費

不容獨當故人筐篚 南史江革傳除會稽郡丞門生故吏家多在東閒革應至並賫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

西陵石 南史江革傳除會稽郡丞人安吏畏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從重物以迮輕艚革既無物乃於｜｜岸取｜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寺卿憚其清嚴 南史顧協傳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蔡法度欲解襦與之｜｜｜｜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不敢

解襦見上蔬菲南史姚察傳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厲色驅出隋文帝知察｜｜別日獨召入內殿賜果菜｜還金之美南史甄法崇傳法崇孫彬有行業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以金半仰酬彬堅然不受梁武帝布衣聞之及踐阼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參軍將行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故不復以此言相屬越王石見南史虞愿傳為晉安太守海邊有｜｜｜｜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掃地拂牀南史虞愿傳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常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袠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而去二十籠簿書南史范述曾傳吳興丘師施亦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

丨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

借車廄居南史孫謙傳每去官輒無私宅丨空丨丨丨馬廉

貞之德有過楚相魏書任城王澄傳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丨丨丨丨丨丨丨可敕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出無車乘魏書崔元伯傳深為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丨丨丨丨朝晡步上毋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太祖嘗使人密察聞而益重之厚加饋賜

一熊皮鄣泥數十年魏書長孫道生傳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丨丨丨丨丨丨丨不易時人比之晏嬰

穿角履魏書王遵業傳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丨丨丨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吾為德請財何為魏書胡叟傳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

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為豪儁所尚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免馬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也一無所受

惟守墓田 魏書崔挺傳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頻值饑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糴踊貴鄉人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

開福之源 魏書李彪傳夫尚儉者|||||好奢者起貧之兆

口手俱足餘無所須 北齊書庫狄士文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上異之別賚遺之

我門前幸無此物 北齊書楊

愔傳自居大位門絶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惟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隣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

乘舊馬以歸周書韋敻傳孝寛為延州總管敻至州與孝寛相見將還孝寛以所乘馬及轡勒與敻敻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寛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録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

|唯取素琴周書裴寛傳寛弟尼從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實謹恣諸將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尼|||梁元帝||一張而已

人皆因禄富我獨以官貧隋書房彦謙傳前後居官所得俸禄皆以周卹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水火不與百

姓交　隋書趙軌傳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徵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論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酌水餞離　見上

不受公料　隋書庫狄士文傳拜貝州刺史性清苦｜｜｜｜家無餘財其子常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

改名以彰雅操　北史長孫儉傳儉本名慶明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儉｜｜｜｜

福輿　北史崔同傳同性廉謹恭儉自脩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誡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乘｜｜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誡歟

清徹底　北史宋世良傳拜清河太守在郡聲問甚高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亦｜｜令失賢者

人何以濟**草屋數間**北史高允傳拜中書令帝幸允第惟||||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為長樂太守**宅不過三十步**北史裴佗傳佗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漁獵夫**北史裴俠傳俠除河北郡守此郡舊制有|||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為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見上**獨立使君**北史裴俠傳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為||||**門無挾貨**

之賓北史程駿傳文明太后詔曰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妻事舂簸北史崔亮傳亮雖歷顯任其｜悉散之親舊不免親｜｜｜孝文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假賃居止北史鹿悆傳悆雖任居通顯自無屋宅常｜｜｜｜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清郎北史袁聿修傳為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為｜｜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兖州時邢邵為刺史别後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與邵書云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清卿見上小犢車北史楊機傳除度支尚書奉公正己為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時論許其清白木枕亦

不須作 北史郎基傳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風素 北史賀蘭祥傳除都督荊州刺史性甚清素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周文後聞之並以賜祥

封金送上 北史王思政傳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荊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修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

乘錦數疋 北史柳慶傳與楊寬有隙慶除宜州刺史寬為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六十餘日吏終無所言唯得｜｜｜｜時人服其廉慎

得書兩車 北史唐瑾傳于

謹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諸將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載之以歸

畫楊震像

北史申徽傳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於寢室以自戒

還甚

北史趙軌傳為齊州別駕其東隣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

非機杼物不願侵人 上見

酒既自有不能相費

北史孟信傳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山中老人曾以犢酒餽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温之素木盤盛蕪菁葅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酧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犢髆耳｜｜｜｜｜｜｜老人大悅再拜擘犢進之酒盡方別

食菜久 上見

食麥衣皮

北史劉璠傳左遷同和郡

守善於撫御沍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眥産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丨丨丨丨始終不改

清德頌

北史樊遜傳為臨漳小吏縣令裴鑒沍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丨丨丨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

頹瓜猶在

北史蘇瓊傳除南清河太守郡人趙頹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頹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聞受趙頹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丨丨丨丨相顧而去

斷帶續燈

舊唐書皇甫無逸傳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論絕賓客以閑府門丨衣丨以丨丨炷廉介之志彰矣

堂材為霖雨所腐

舊唐書李義琰傳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璡為岐州司功參軍乃市丨丨送馬及義璡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為相國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

禍此豈愛我哉義璡曰凡人仕為丞尉即營第宅凡官
高禄重豈宜卑陋以逼下也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
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
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其木｜｜｜｜而棄之 無
淮南一物 舊唐書朱敬則傳授廬州刺史經數月洎代
到還鄉里｜｜｜｜｜惟有所乘馬一匹諸
子姪步從而歸 好消息 舊唐書崔元暐傳母盧氏嘗誡之曰吾
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
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貲貨
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 金理
幕下 舊唐書杜暹傳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
汗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蕃人賫
｜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
情暹不得已受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蕃人度磧追
之不及而止 祐甫家法 舊唐書崔祐甫傳朱泚之亂祐
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嘗與祐

甫同列雅重其為人乃遣王氏縉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

｜衣裘茵衽十年一易 舊唐書韓滉傳性持節儉志在奉公｜｜｜｜｜｜｜

搜南貨 舊唐書李勉傳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家人所貯｜｜犀象諸物投之江中

新茶一串 舊唐書陸贄傳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

無他第墅 舊唐書李吉甫傳吉甫為相不殖財產京師一宅之外｜｜｜｜公論以此重之

羨財治廨 舊唐書令狐楚傳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亳觀察等使汴帥前例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

獨不取以其｜｜｜｜｜舍數百間**官側朱書**舊唐書牛僧孺傳韓弘入朝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受酒一杯**舊唐書李素立傳為瀚海都護有闕泥孰別部為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唯｜其｜｜｜餘悉還之**馬作齊**舊唐書馮元常傳從父弟元淑歷淩儀始平二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併給與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為苦也**家無留儲**唐書嗣吳王祇傳子巘歷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風雨收恤甥姪慈愛過人｜｜｜｜**寫荔支圖**唐書劉崇龜傳仕累華要姻舊或干以財

宰不答但丨丨丨與之

性不喜財 唐書李襲譽傳名為太府卿居家儉厚於宗親祿廪隨多少散之嘗謂子孫曰吾丨丨丨丨遂至窶乏

寫書留署 唐書李大亮傳在越州丨丨數百卷及去丨部丨督

奉稍已重尚何殖產 唐書岑文本傳或勸其營產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闕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丨丨丨丨丨丨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

清其身易使吏盡清難 唐書姚璹傳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璹擿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石丨丨丨者丨丨丨丨丨者丨唯璹為兼之

取牋一番 唐書高智周傳蔣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惟丨丨丨丨為書以貽其副云

景倩真清 唐書陸景倩傳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丨丨曰丨丨

百綾完封 唐書韓思復傳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發

｜不 **豆兩器菜數柸** 唐書盧懷慎傳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有布囊懷慎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而已

僮馬敝弱 唐書李元紘傳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

受紙百番 唐書杜暹傳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

堂無挾廡 唐書韓滉傳滉雖宰相子性節儉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先｜｜｜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君容馬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圮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五馬終櫪下 唐書韓滉傳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産自始仕至將相乘｜｜無不｜｜｜

清

最唐書尹思貞傳前後為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聞絜吏唐書王丘傳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歎之以為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待上賓惟豚魚唐書鄭景山傳景山清約子弟饌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而已儒先生家唐書趙憬傳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也有車一乘圖書半之唐書陸長源傳長源好諧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而｜｜｜｜吾愧不及先人云劬儉瞿瞿唐書吳湊傳京兆尹韓皐罷召湊代皐湊為人彊力｜｜｜｜未嘗擾民人清可用唐書馮伉傳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也遂以授伉毀懷不受唐書韋夏卿傳為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

鄉懷中夏鄉丨丨丨丨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慚

橘熟既食納直於官唐書柳玭傳為嶺南節度副使廨中丨丨丨丨乃丨丨丨丨

啜豆糜唐書韋貫之傳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名皆不應居貧丨丨丨自給

樂和李公唐書李景讓傳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丨丨丨云

終始完潔唐書劉瞻傳瞻為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宴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丨丨丨丨

笥餘一縑唐書元德秀傳為魯山令歲滿丨丨丨丨架柴車去

木枕質錢唐書陽城傳拜右諫議大夫常以丨丨丨布衾丨丨人重其賢爭售之

服用無贏副唐書陽城傳丨丨丨丨丨客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授之

鬱林石唐書陸龜蒙傳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為鬱林太守罷

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世保其居云

贏馬繩羈 唐書賈敦頤傳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道上不知其刺史也

茅菴卧蒭 五代史雜傳馮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不設床席｜一束｜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

敗氈敝席四壁蕭然 五代史雜傳李愚為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

食不異品 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家無餘貲

衣弋綈袍 宋史曹彬傳為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為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為紿已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坐

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

緱氏一鎌

宋史王旭傳嚴於治内恕以接物嘗知緱氏縣時官鄰邑者多貪猥民有永寧三钁｜｜｜｜之謠按鎌亦作鎌釋名云鎌廉也薄其所刈似廉也

吾家素風

宋史王質傳初且為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爾曹毋忘也

二茶匕

宋史畢仲游傳提點河東路刑獄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灈人以為矯也且行買｜｜｜｜而去韓縝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

引鍾離意事

宋史向敏中傳權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委珠｜獨不受

知餘子

宋史陳堯佐傳堯佐性儉約器服壞隨輒補之曰毋使不全見棄也號｜｜｜

掛錢於樹

宋史查道傳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而去

不持一硯

宋史包拯傳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産硯前守緣貢

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歸

一琴一鶴 宋史趙抃傳知成都以寛為治神宗立名知諫院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

清長官 宋史王獵傳徙林慮令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為｜｜｜

欽賢堂 宋史張田傳知廣州作｜｜｜繪古昔清制史像日夕師拜之蘇軾常讀其書以侔古廉吏

柳亭 宋史張唐英傳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薑貸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責取息銓曹指為富縣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其中聞者咨羨

家無南物 宋史曾幾傳幾三仕嶺表｜｜｜｜人稱其廉

蒲團紙帳 宋史杜莘老傳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聞其清修獨處甚重之一日因對褒諭曰聞卿出蜀即｜｜｜｜如僧然難及也

無屋可廬 宋史王希呂傳居官廉潔至｜｜｜｜由紹興歸有終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

售銀

鞍韉宋史蔡洸傳奉祠歸去朝之日囊無餘貲篋藏酬
至丨所賜丨丨丨治行人服其清潔云
唱詩宋史劉宰傳調江陵尉與吏卒同疏食水
飲去官惟丨丨主簿趙師秀丨丨丨而已自舉几
案宋史掌禹錫傳禹錫矜慎畏
法居家勤儉至丨丨丨丨數軸簡紙皆他人書後
裁取宋史王曾傳平生自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京來告
別曾留之具饌食後合中送丨丨丨丨啓視之丨
丨丨丨簡丨然一燈宋史楊文仲傳遷國子博士出外
丨丨丨者也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
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持布三端遼史張儉傳儉衣
文仲曰為吾丨丨丨足矣惟紬帛食不重味
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敝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
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
時尚奢靡故以此諷喻之上憐其清貧令恣
取內府物儉奉詔丨丨丨丨而出益見獎重篋無儲蓄

椸無新衣遼史耶律韓八傳重熙十二年再為北院大王｜｜｜｜｜｜

衣食外何用蓄積金史伯德特嵩補傳特嵩補為人孝謹為政簡靜不積財常曰俸祿已足養廉｜｜之｜｜｜｜｜凡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

芥視珠犀元史巙巙傳轉祕書監丞奉命往覈泉舶｜｜｜｜不少留目

冰壺玉尺元史黃溍傳溍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及升朝行挺立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纖塵弗汙

不增一疃不易一椽元史王都中傳其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廩祿悉以給族姻之貧者人尤以是多之

削心約志六韜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不斲茅茨偏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

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從事乎無為

舫無坐處 劉義慶世說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至狹小而又大漏殆｜復｜｜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興郡

清水見底明鏡照心 劉肅大唐新語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懐道任河陽尉與謙疇舊餉一鏡馬謙謂縣吏曰吾效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曷言曰｜｜｜｜｜｜｜｜余之效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

國寶家風 劉肅大唐新語盧懐慎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子奐歷任以清白聞為陜郡太守明皇次陜城頓題賛於其廳事曰為｜之｜不墜｜｜

千里無代步之馬 劉肅大唐新語裴景昇為尉氏尉以無異效不居最課考滿制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為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三月乏聚糧之

資食惟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

槩以中槩以節 宋祁筆記古語曰斛滿人槩之人滿神槩之聖人其善槩歟大奢｜｜｜溢欲｜｜｜寢慢槩以威由是治身由是化人

對使扃鑰 李昌齡樂善錄劉溫叟為御史中丞時太宗皇帝尹開封知其貧賜以五百千錢溫叟｜｜者｜｜如故歸白其事太宗歎曰吾之錢尚不肯受況他人者乎亟命輦歸以成其美

市白集 沈括夢溪筆談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

文章之外別有清節 邵伯溫聞見前錄太宗即位謂輔臣曰王祐｜｜｜｜｜｜｜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名

咬得菜根 邵伯溫聞見前錄汪信民常言人常｜｜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連底清 李元綱厚德錄連君錫為人清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為｜｜｜

跨驢歸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祥符

中有劉倆者久困銓調為陝州司法參軍廉慎至貧及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以｜魏野以詩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

浮梁甆 洪邁容齋隨筆彭器資有送許屯田詩曰｜｜巧燒｜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甆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令程少卿是也

無銖金寸錦之附 朱子名臣言行錄曹彬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御當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譖言悉奇貨也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焉

巢林一枝 朱子名臣言行錄李沆自奉甚薄所居陋巷頹垣敗壁不以屑慮家人勸治居第沆曰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平生止於賜帶 朱子

名臣言行錄王旦為太尉有貨玉帶者公弟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係之曰還見佳否弟曰係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不稱此物亟還之｜｜所服｜｜｜禪室不如

朱子名臣言行錄張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一聞如也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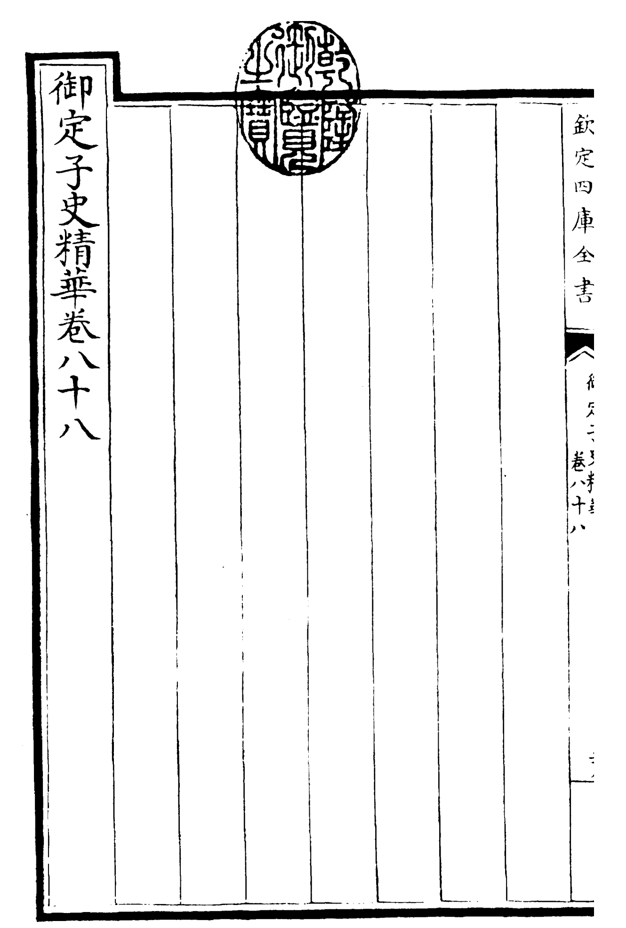
青幃二十餘年朱子名臣言行錄寇凖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時時有

破壞益無地起樓臺相公釋文瑩湘山野錄寇萊公歷命補葺富貴四十年無田園邸舍入

覲則寄僧舍或僦居在大名日詩人魏野獻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遼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

｜｜｜

｜否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卷八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